淮南子四

口-12
484
X170

口 13
484
70

東京
漢校

西
27
4

484
70

淮南子卷十一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齊俗訓（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眾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

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
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
達吉按太平御覽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
自穴作食肉疑非禮義
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
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
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達吉按頓卽鈍字故頑頓卽頑鈍是其歌樂而無轉
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
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
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竝行於是乃有曾

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
垂綏大路天子車結駟連騎則必有窮寨拘槤抽篡踰
偷之姦抽握也偷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穀紈素也
必有菅屨跐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踦適也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故
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
也水蠆爲蟁惢蜻蛉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
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
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
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

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亾（魯祿去公室至楚孝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氷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褚（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邱者起于象褚）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于紂熱以爲惡以爲炮烙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舉也拯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之法贖人於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它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枉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佤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厦閼屋連閨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

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
載日月之所照詘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
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簏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筐作蓬）馬不可以
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
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
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
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
若黑蜺（黑蜺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
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
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角觶刀劒羽閒之覆角也）漆不厭黑粉
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
蓑敦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
警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逵吉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軨史記山行乘車澤行乘橇漢書溝洫志山行乘車澤行乘輴徐廣史記注又作山用樏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楯又有沙用鳩本書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蕨水行乘舟沙行乘鳩澤行乘楯與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欙爲正字蕨樏皆欙字之別也肆

字音與欐相近通用權梮亦同聲橋又權字之轉聲權乃駕馬大車橋卽俗轎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軨轎轑三字同類轑藩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軨又下棺車亦曰軨古字無轎楯乃以闌楯借用耳僞孔傳尙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肆攷而附詳之如是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狢得埵防弗去而緣狙狙豚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亾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

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滅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堛之也堛坋塵也羌氏棘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氏南夷棘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象狄鞮譯也象傳狄鞮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縗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它性自若本性也故只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濁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

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逢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

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酷也曾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契作齧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脊注云契剋臂出血也歃御覽引作唼唼歃之別字也三苗

髮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鬄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髮以枲束髮也括結笄簪鬄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拂放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拂作祓有注云除其不祥今之國都男女切跱跱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也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紳笏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

圜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箕也倨反言而國不亾蒼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裾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怲以見容

怲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纕之服五纕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筐簴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

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舍珠鱗施綸組飾束鱗施玉紐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泠道九疑山不煩市井之所廢禹葬會稽之山禹會羣臣于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宜也祀戶春祭先戶也葬樹木德也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

禮其社用栗祀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制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制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揉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

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逵吉按太平御覽絹作飾纓以朱絲尸祝袀祓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刻而已逵吉按太平御覽刻作芥芥正字刻奇字夫有孰貴之言弃之不貴也逵吉按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言始廢于武王也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鑊插鑊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警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尙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

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淖均之劒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也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于上谷人也

病廱入山導引輕舉假上也　逵吉按俗本赤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　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外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馬夷得道以潛大

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道升居昆侖山　逵吉按莊子大宗師篇堪坏襲昆侖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人人面獸形淮南作欿負是唐本鉗且作欿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鴉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欽堅古駏鴉本一字錢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瀕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燔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棃之剖判棃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檮披解也撥析理也檮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亾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埵皆冶具坊土刑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薙髮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吐作坦疑垣字之訛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眾虛之間眾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琴無弦雖師文師文樂師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眾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

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

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論返作叛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自作從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挍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

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倪侯風者也世所謂五兩逵吉按文選注引倪作

綌見作侯許脊注云綌侯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莧爾此字義當作綌爲是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有爲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鑽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彊脊者使之負土脊强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睇傴者使之塗傴人

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于下也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佽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剚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蓁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裹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驥裹良馬飛兎其子裹兎走益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

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烏窮則噣獸窮則觝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警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

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揩笏杖殳殳木杖也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有乘石也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

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
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
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
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
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士為武使遇商鞅申
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
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
驥四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
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
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從節為戇吾
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
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從節故不為也伯
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
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
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
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
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
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

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鵷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鵷胡汙澤鳥)入口若露而从鱓鮪(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地澹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足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稽

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
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
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
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捍形有餘不
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
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
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

天下之樸牲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
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
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嗛其
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嗛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
行義禮節誦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縻沸豪亂暮行逐
利煩拏澆淺澆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
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
象惟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
被褐帶索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夏則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

逵吉按大平御覽兩引一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引支作止一引仍作支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一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爲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當是異本故兩引兩異耳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注作煬炙也向竈口自溫煬讀高尚之尚也解讀甚精當是今本脫之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論作喻有注云喻猶方也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必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

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一　終

總校張預分校張景雲徐惟錕校

淮南子卷十二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而不爲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

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深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从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宏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自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警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卿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卿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

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椑榼也）達吉按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椑榼也皆爲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谿缺問道於被衣（被衣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憃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卒缺繼以

雖夷（雖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
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
取尤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
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
兩城下亾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
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亾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
然而卒取亾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宵以力聞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宵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强
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
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
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
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
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

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　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皐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謂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驉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

蛩駏驉必負而走 逵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蟨甘草卽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蛩弦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蛩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獨鹿邛邛距虛獨鹿曰一作濁鹿古字獨濁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蹷作蛩從虫駏驉作巨虛邛作蛩字爲正然則作邛者省作距者借作蹷及駏驉者別也 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衞嗣君以王術嗣君衞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

衰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也 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亾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亾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眾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達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贐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

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係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

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

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
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
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
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
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
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置酒也莊王許諾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下
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有子佩期之于京臺莊
脫文京臺卽强臺下並同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疏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
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方皇料山山名一曰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獵山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
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
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
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
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傴趙衰
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
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

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亾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亾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饘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白使

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宏若曰屈宏若楚大夫亾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宏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宏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宏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宏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宏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兵不敢東下也

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禍已成于眾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王倪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於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刎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枉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

王至於河上而航枉一氾氾水氾崖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天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

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丈人老而杖于人者）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鍛銀擊也）捶鉤（鉤鉤也）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耶有道耶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

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厲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政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亾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詩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三玉爲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玄豹黃羆青豻（豻胡地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楹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間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
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
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其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
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
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
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
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

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
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達吉按太
平御覽作臣願以技齎一卒達吉按太
楚市偷也卒齎備卒足也
備也卒一人子發閒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
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
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
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
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
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

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細薄）枉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入于無爲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上）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令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

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
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
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
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
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晉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
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弃
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
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

以說於眾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
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
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因問美珥之所
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
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亾而不反
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
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髮泪注而鳶肩泪水豐上而殺
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 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匿於碑陰 盧敖就而視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謂倨爲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 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 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乎始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蹶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肎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 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窈奧也 若我南游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窈奧中也 若我南游乎岡寔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達吉按黨所也

方言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曙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汜涯也 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 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 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

駕止其所駕之車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悖 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 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

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蠛蠓蛣不知春秋蠛蠓蛣貂蟬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綰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閭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儗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

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
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
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
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閒吾是以知無
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
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
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
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

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
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
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
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
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从箕子囚之朝鮮
舊居空故柴護之也逵吉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卽俗寨字朝成湯之廟發鉅
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
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
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得寶劒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劒盎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來爲之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擢也尚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劒曰武士也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劒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淖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捐辯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辯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寧也故周鼎著倕而使蹶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愼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愼子名到齊人不知門（知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轅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筌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灃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亾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

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枉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庚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饗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也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釂盡也不獻釂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

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
中水半
厄也　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
貢杜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
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
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
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
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
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
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

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
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
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
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旌而
載之木旌被髮也木鶩鳥冠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
也知天文者冠鶩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
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奔其質厚葬久喪以
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

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終

總校張預分校吳鳳階徐鼎勛校

淮南子卷十三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氾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鑒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鑒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鑒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

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子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

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也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

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
句襟今之曲領褒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
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
之復應 崖岸之中以爲窟室 逵吉按復穴
作窀 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逵吉按太平御
覽作寒露似非 夏日則不勝暑蟲蜃寅讀詩云言采
其蔹之蔹也 聖人乃作爲之作起也 築
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
橈也宇屋之垂 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 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 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 絟
絟羅絟銳索功也絟讀恬然不動之恬 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
而民得以拚形御寒拚蔽御止 古者剡耜而耕摩屬而耨剡利

也耜金屬屬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鐮也鉤讀濟陰句
陽之句樵薪蒸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
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耰讀曰優椓塊椎也三輔謂之儘所以覆種也民逸
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
舟航以爲舟航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鞮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鞮蹻
鞮鞻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橇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
勞代負儋故不勞也 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
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

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于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竝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寅爲木陽女立于申申爲金陰亦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柱牀曰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閒楹柱也記曰殷殯之于堂上兩柱之閒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遠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堲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椁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殷人用椁椁用柏爲椁厚之宜以棺爲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

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平旦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王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榘方也矱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

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緦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咎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亾亾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

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治爲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哀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耐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已（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洞讀挺洞之洞屬讀犁攝之攝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扆而朝諸侯（負背也扆戶牖之間言南面也）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決之于心威動天地聲慴四海慴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憎其所好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有數急柱有前卻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麗器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

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棨策錣而御駓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駓馬突馬也達吉按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錣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義同解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信也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以爲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之后也達吉按說文解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盟盟者殺牲歃血謂淮南王字詁或作詢此用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

伯成子高堯時人也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劒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也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讀頷如螳螂之螳也槽也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遽也一曰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幬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絇綃之綃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幼小也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

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耐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

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

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温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往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獨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獨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矜爲

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間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定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清之則燋而不諰燋悴也諰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亾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滑王

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滑讀汶水之汶滑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滑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選上大夫射是以兼愛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眞謂不拔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敎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趨捨入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是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夏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鞉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鞉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鞉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勑之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致其忠是爲無有其材也秦之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

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匈奴戍守長城也入匈奴之稅以供國用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壟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蔈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蔈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亾繼絕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排百姓之命祈之于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于人爲豪萬人爲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誠作威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向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逵吉按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爲即鶡尾冠以始生竹皮爲之即劉氏冠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

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怪疑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家之所以亾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盍古字通用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亾形也孟子曰惡死亾樂不仁不仁必死亾故曰有亾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亾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亾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亾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

王朞年而紂乃亾武王滅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亾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甩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干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亾者矣存亾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憃婦皆能論之憃亦愚無知之貌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爲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禽也湣王以大齊亾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

卒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亾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亾也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大也亾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亾故曰不在于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故剏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亾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悔恨也臺或作宮紂居

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脩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注引作三光日月星也無辰字以爲許愼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達吉按文選不必湯武也言遭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愼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亾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于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爲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

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享牛羊曰犒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誕爲功者弦高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匹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同故以鄢陵爲陰陵陵非九江之陰陵也纂之四子楚大夫纂晉取恭王衰繩之維微讀枚滅之枚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蹩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兄則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誼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

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凌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捽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眾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

也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巢則知歲之乾燥之乾鵲讀告退之告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宏周室之孰數者也萇宏周宣王之大夫數曆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宏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軋蹻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羸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爲武安君初帶羸囊躡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免于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亾子孫無類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亾也七諫篇曰荊文誤而徐亾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差獲于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鏤以死屬鏤利劒也一曰長劒劖施鹿盧鋒曳地屬錄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爲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

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大能大）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蝨（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蝨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厲申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

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諺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營先入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立九合一匡之功）故曰以義補缺也（以滅爭國之惡也）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

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于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生人曰冬死死者眾也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橘柚冬平者多也猶不勝亾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多也齊麥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中則終身爲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亾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

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棄走不死其難不死糾子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也人君不可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

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　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　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爲齊患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駔騎恤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苫孟卯也達吉按古孟苫同聲故通用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亾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眾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曰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眾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蹐距者舉遠疏長蹐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訽謂瞽瞍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弒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弒紂

宣室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璧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磐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以干湯卒爲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爲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爲大由事在道應訓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涔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也夫發于鼎俎調五味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尚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縛人謂管仲興于牛頷之下興起也謂伯里奚也頷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燌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燌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

不祥也立置也内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本朝國朝也内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内合内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爲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骨之肖象牙也碧盧有知非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慧者類勇而非勇慧者不知似於仁非眞仁也慧者類勇而非勇慧者不知畏危難有

似於勇非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蕙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劒之兒夫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夫兒

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于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已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獵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爲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笄好者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笄作竿是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

傷善濫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詔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馴遘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于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不善貪欲無猒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簒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姦私

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牡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臧也簒弒下謀上也矯善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閒吏率大任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亾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亾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

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繁眾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諭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為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

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捝其氣也捝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鸞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梟陽梟陽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逵吉按梟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作梟羊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梟楊山海經謂之贛巨人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烏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堯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讀近茸急察

言之枕戶櫏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毳爲上牲者非毳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毳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警之資用也警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櫏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亥化則不待戶牖之行達吉案太平御覽引作不待戶牖而行是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捐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禨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

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特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灰也葬之牛其灰也葬以大車爲駕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灰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灰託祀于竈神禹勞天下而灰爲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于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灰爲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而灰爲宗布此

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灰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傷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

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眡不若鼠蚡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夫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劒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三終

總校張預分校徐鼎勛
金肇模校